

◆ 家园小景

茶起金山

王启林

我家不远处有条古道，古道上有座茶亭叫塔儿岭茶亭，位于老金山乡，是金山和天堂两乡分水岭，茶亭乃我祖上倡议设立。1980年代以前，人们经过这条古道前往县城时，经常在此享受免费的黄大茶，并且亲切地称之为金山茶或黄金茶。茶叶是自家采摘炒制的，以山泉水煮泡，当人们走得口干舌燥、气喘吁吁来到茶亭时，一碗黄大茶进口，无异一碗参汤。后来，通向县城的公路绕过茶亭，茶亭一日日荒凉了，废弃了。

茶于平常人家不可少，来客了，一袋烟一碗茶，是话题也是沟通感情的媒介。高门大户富贵人家，客人上门一杯茶，平民百姓上门没有茶。出家人迎来送往也是一杯茶，有“茶”“敬茶”“敬香茶”之分。文人雅士聚会总会有茶，唐朝钱起《与赵莒茶宴》就说：“竹下忘言对紫茶，全胜羽客醉流霞。尘心洗尽兴难尽，一树蝉声片影斜。”有人求道于赵州禅师，禅师说：“吃茶去。”看来吃茶既普通也高雅，既简单又深奥。

喝茶就得种茶、制茶。有茶亭就得有茶叶，开茶亭人家的屋前屋后、田头地埂总是会多种几棵茶叶。塔儿岭茶亭四周地埂上都是茶叶，把这里装点得一年四季春意盎然。

家乡山高雾浓，适合优质茶叶培育。1990年代以前，家家户户的茶叶自产自销，没人想到这是销往大城市、甚至销往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。绩溪人不一样，他们以己及人，捕捉到了商机，胡适祖辈就开始了茶叶生意，龙川胡氏一脉也有人想到了这门生意。他们奔赴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泰州等地开茶庄，把本地茶叶销往外地。所以有人说：“徽人之营商且以营茶著称者，盖地域造成之也。”敦煌遗书《茶酒论》说：“浮梁歙州，万国来求。”求什么？求茶叶，徽州人经商意识让茶走出了家门、国门、走上了丝绸之路。

胡适出生于茶商世家，养成了他一生嗜茶习惯。他喜欢围炉煮茶，边喝边聊。留学美国，本性不移。常常万里传书让母亲、妻子邮递茶叶。先生爱喝茶，更爱以茶会友，他说：“每日邀约两三人到寓所茶会，谈论家国之事。此种欢会，其所受益远胜严肃之讲坛演说也。”

胡适是

近代以来获得西方博士学位最多的中国人，但他坚决反对以“博士茶”推销家乡茶叶。不过为表达对家乡茶叶的一片真情，他曾主动抄写卢仝《七碗茶诗》发表在程裕新茶号特刊上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

茶好得名好，以名传世，以质取胜，方能名扬天下。晚清绩溪人章廷炯有感于家乡岭北上金山等地高山云雾茶醇香浓郁，以一首《金山茗雾》歌曰：“异草育地灵，香雾蒙崖野。村女摘春归，社火焙檐下。三沸入芳瓷，缕丝犹篆写。”生动地刻画了金山茶的育、采、制、泡之流程，让茶客心向往之，金山茶叶因而名扬天下。我家乡原茶亭所在地乃金龟山上，写入文字也叫金山，生长于金龟山的黄大茶香甜可口，是否能以老茶亭中茶客所称呼的黄金茶命名？

记忆中的家乡茶味就是黄大茶的浓郁之香，每年农历四五月份，奶奶或妈妈牵着我到地埂上摘茶，七八岁的农村孩子必须做事。开始我拣老茶叶摘，因为叶大，不一会就摘满了船箩。奶奶笑着拍我心口：烧火又太嫩，煮茶又太涩。小蒜子喂，不是叶子都能做茶，得拣嫩芽尖及下面几片叶子一齐掐下来。奶奶要我摘的不是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，而是三四片叶。为图收获，我常常五六片叶、六七片叶地摘，掐得不好时仅有一芽，带上二三叶的也有。每摘半船箩就高喊：奶奶，我摘了一箩。半船箩也就成人一大把那么点儿，奶奶看了笑笑，点点头又摇摇头。

晚饭后，奶奶把锅洗了又洗，妈妈在灶下烧火，奶奶在锅里炒茶。先是杀青，拿出来在竹篾里揉，揉成一个个黑色颗粒状，然后再烘干。奶奶的白发束到脑后扎进黑色丝网里，随着她双手用力地揉搓，丝网里的白发一颤一颤地动。

茶叶炒好放进筛子里晾、放进筐箩里烘，制好了，每天早上奶奶撮一小撮放在瓦壶里，灌进开水，又把饭后灶膛里余烬掏出来堆在灶口，瓦壶就埋到这火堆里。壶真大，才上小学的我一手提不起来，想喝茶，拿一只碗放在壶边上，把壶嘴对着碗，推壶，一点点地倒。常常碗里没有茶水，火堆倒浸透了水。父亲看见了，扬手“一爆栗”，奶奶拉过我的小手轻轻打两下，忙着把浸湿的火灰掏走。奶奶走后，家里就不再用瓦壶暖茶了。现在回家，弟弟、弟妹立马拿来水瓶茶杯茶盒张罗着泡茶，茶是好茶，水还是过去的水，可就是喝不出当年的那个味儿。



丰收 张成林 摄

◆ 逝者追忆

父亲是一个家庭的天

宋海明

我年幼时便失去了母亲，因而母亲在记忆里比较模糊，但父亲的为人和行事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。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农民，然而，他在勤俭持家，教育儿女，为人处世方面却给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。特别是在与病魔做斗争及摆脱贫困这两个方面，我为父亲而感到骄傲。

父母亲共生下13个孩子，存活下来的兄弟姐妹有10人，1976年母亲病逝后，父亲即当爹来又当娘，也许是对母亲的过度思念，更是为养育10个儿女操劳过度，父亲病倒了，这一病便是12年。可现实容不得父亲卧床休养，他硬是支撑着病体每天操持着家务活。当时，我那个大家庭只有张口吃的而缺少劳力，在当时大集体年代的农村属于超支户，年年倒欠集体粮和钱款。曾有许多人认为我那个大家庭的门框会倒掉，因而当父亲病重时，借遍村庄几十户人家都遭受了白眼，甚至连买药的五角钱也借不到。

父亲知道一大家子儿女要他养育，他不能倒下。于是，父亲便叫三哥上当时的太湖县新仓区文化站借来几本中药书籍，根据自身病症，结合药书治疗方案，带着我们在山岗、畈野挖中草药，洗干净后回家煎熬药汤治病调养。感叹中医草药的神奇，父亲虽然身体没有痊愈，但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及减轻，能干点手头轻活了。至今我还记得，父亲常用铁秤砣在石磨上捶草药，敷在身上病痛处。每到夏秋季节，父亲便找来竹叶芯、金银花藤、梔子果、车前草，晒干泡茶给家人喝，他说这个能去火，人喝了凉快，对身体好。

面对全家十几张嘴，解决缺粮是首要问题，父亲利用自留地及在荒废河滩地开荒种红薯、小麦，种甘蔗、桃子、西瓜及杉木树，同时养猪养鸡养鸭。每到收获季节，父亲便把红薯切丝、叶子摘下晒干收藏起来，一到冬春荒季缺粮时，便用干红薯丝红薯叶拌着大米煮饭，又用小麦粉做面疙瘩吃，这样不仅节约了粮食，还让一家人填饱了肚子。而种植的甘蔗、桃子、西瓜，养殖的猪及鸡鸭又能卖钱维持家庭日常开支。

为了增加家庭经济创收，父亲竟

凭着自己对绘画的爱好，无师自通地给人家油漆家具，还能手工制作红薯粉丝。1980年代初，农村很多人家在盖房屋，父亲买来纸张，画做中堂对联卖。父亲画的《福禄寿三星吉祥》及《虎啸好运来》等山水图画在乡下特别受欢迎。因供不应求，父亲干脆用木板雕刻图画，手工印刷后再涂色彩。那时候父亲的图画书法对联远销十里八乡，甚至被家乡出国做生意的人带到了日本及非洲。

当别人家借线去卖砖买瓦买木材盖房子时，精明的父亲为解决一大家子人住房问题，发动我们兄弟姐妹上山去捡石头运回家做墙基。用石碾将田土压结实，切成做墙壁的土砖块，将开荒种植长结实的杉木砍回家做房梁、檩条、椽子。除了购买瓦片，其他的建筑材料均来自一家人的自力更生，当别人家住新房负债时，我们家新盖的10间房屋除了买瓦片及泥瓦匠工资外，没花什么钱。

眼见儿女们一天天长大，父亲说他终会有老的一天，不可能养育陪伴儿女们一辈子，他认为姐妹们终归要出嫁会找到各自的归宿，而我们兄弟五人必须要有个终身稳定的衣食饭碗。他对我们讲，古人说的好：家有财宝万斤，不如手艺随身。穷不丢书，富不丢猪。为此，他将大哥送去大舅家学做烟匠，二哥送到朋友家学做木匠，三哥继续读书（后考取怀宁师范学校，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）。我排行老四（那时家里有三哥及弟弟妹妹均在读书），因家庭太困难长年拖欠学杂费，勉强读了四年小学便辍学在家务农。14岁时，我被送去相邻的乡村人家学铁匠。也许正因我遭受了许多人生磨难，才炼成了一股不屈服于命运的坚强性格，最终自学成才，走上了新闻及文学创作的职业道路。

父亲严格要求儿女处世为人要把良心放在中间，要把品德当作镜子，要把信誉当作尺子。正是因为父亲为人生真诚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老人家84岁寿终正寝时，周边邻村许多老人都含泪自发前来送别，大家都念着父亲一生是个正直的人。

